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十三回 調度才高撫臺運泥土 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

苟才得署了巡道，那且不必說。只說惠升撫交卸了藩篆，便到各處辭行。乘坐了鈞和差船，到了鎮江起岸，自常鎮道、鎮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員，都到江邊恭送憲節。丹徒、丹陽兩縣，早已預備行轅。新撫臺捨舟登陸，坐了八擡綠呢大轎，到行轅裡去。轎子走過一處地方，是個河邊，只見河岸上的土，堆積如山，沿岸迤邐不絕。惠撫臺坐在轎子裡，默默尋思：這鎮江地方，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處。一路思想，不覺已到行轅，徒、陽兩縣，已在那裡伺候。惠撫臺便叫兩縣上來見。兩縣連忙進內，行禮已畢，惠撫臺問道：「方才兄弟走過一處地方，看見一條河道，兩岸上的土卻堆放得不少，那是甚麼地方？」丹陽縣一想，回道：「那條河便是丹徒、丹陽的分界，叫做徒陽河。因為年久淤塞，近來僱工挑濬，兩岸的土都是從河底挖上來的，一時沒地方送，暫時堆在那裡的。」惠撫臺大喜道：「兄弟倒代你們想了一個送處。南京現在開關馬路，漫到四處的找土填地，誰知南京的土少得很。這裡有了那麼許多土，從明日起，就陸續把他送到南京去，以為填馬路之用。」徒、陽兩縣，一時未便稟駁，只得應了幾個「是」字下來。恰好遇了開濬徒陽工程委員進去，兩縣便把上項話告訴了他。委員道：「這個辦不到。為了那不相干的泥土，還出了運費，運到南京呢！」說罷，自跟了手版上去謁見。原來惠撫臺的意思，到了鎮江，只傳見幾個現任官，那地方上一切委員，都不見的。因為看了這個手版，是開濬徒陽河的工程委員，他心中有了運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，恰好這是個工程委員，便傳見了。委員行過禮之後，撫臺先開口道：「那甚麼河的工程，是你老哥辦著？」委員道：「是卑職辦著徒陽河工程。」撫臺道：「我不管『徒羊』也罷，『徒牛』也罷，河裡挖出來的土，都給我送到南京去。因為南京此刻要修馬路沒土，這裡挖出來的土太多，又沒個地方存放，往南京一送，豈不是兩得其便嗎？」委員道：「這裡的土往南京送，恐怕僱不出那許多船；並且船價貴了，怕不合算。」撫臺道：「何必要僱船，就由輪船運去就行了，又快。」委員不敢多說，只得答應了幾個「是」字。撫臺也就端茶送客。

委員退了出來，一肚子又好氣又好笑，一逕到鎮江府去上衙門，稟知這件事，求府尊明日謁見時轉個圈。府尊道：「這個怎樣辦得到！那稀髒的，人家外國人的輪船肯裝嗎。我明日代你們回就是了。」委員退了出來，又到常鎮道衙門去求見，稟知這件事。道臺聽了，不覺好笑起來道：「好了！有了這種精明上司，咱們將來有得伺候呢。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，這是撫憲委辦的，你不就照辦，將來報銷多少，是這一筆運費，都注著『奉撫憲諭』的，款子不夠，管上來的領，也說是『奉撫憲諭』的，咱們好駁你嗎。」委員聽了道臺一番氣話，默默無言。道臺又道：「趕明天見了再說罷。」一面拿起茶碗，一面又道：「還是你們當小差使的好。像這種事情，到兄弟這裡一回，老兄的干係就都卸了，釘子由得我去碰。」委員也無言可答，又不便說是是，只得一言不發，退了出來。

到了明日，道、府兩位，一同到行轅稟安、稟見。及至相見之下，撫臺又說起要運土往南京的話。府尊道：「昨天委員已經到卑府這邊說過，用民船運呢，怕沒那麼些民船；要用輪船運罷，這個稀髒的東西，怕輪船不肯裝。」撫臺道：「外國人的輪船不肯罷了，咱們招商局的船呢，也不肯裝，說不過去罷。」府尊道：「招商局船，也是外國人在那裡管事。」撫臺道：「他們嫌髒，也有個法子：弄了麻布袋來，一袋一袋的都盛起來，縫了口，不就裝去了嗎。」府尊道：「那麼一來，費用更大了，恐怕不上算，到底不過是點土罷了。」撫臺怒道：「你們怎都沒聽見，南京地方沒土，這會兒等土用，化了錢還沒地方買！你當兄弟真糊塗了！」

府尊和撫臺答話時，道臺坐在半邊，一言不發，只冷眼看著府尊去碰釘子。此時撫臺卻對道臺說道：「凡是辦事的人，全靠一個調度。你老哥想，這裡挖出來的土，堆得漫到四處都是，走路也不便當，南京恰在那裡等土用，這麼一調度，不是兩得其益麼。」道臺道：「往常職道督省，看見南京城裡的河道也淤塞的了不得，其實也很可以開濬開濬，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。」撫臺一想，這話不錯，然而又不肯認錯，便道：「那麼這邊的土，就由他那麼堆著？」道臺道：「這邊租界上有人造房子，要來墊地基，叫他們挑去，非但不化挑費，多少還可以賣幾個錢呢。」撫臺道：「南京此刻沒有開河的工程。咱們既然辦到這個工程，也不在乎賣土那點小費，叫人家聽著笑話。還是照兄弟的辦法罷。」道府二人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傳知工程委員去辦。

那工程委員聽說用麻袋裝土，樂得從中撈點好處，便打發人去辦，登時把鎮江府城廂內外各麻包店的麻包、席包買個一空。僱了無限若干人，在那裡一包一包的盛起來。又用了麻線縫針，一律的縫了口。從徒陽河邊一直運送到江邊，上了招商局船。這東西雖然不要完稅，卻是出口貨物，照例要報關的，又要忙著報關。等上水船到了，便往船上送。船上人問知是爛泥，便不肯放在艙裡，只叫放在艙面上，把一個艙面，堆積如山的堆起來。到了南京，又要在下關運到城裡，鬧的南京城廂內外的人，都引為笑話，說新撫臺一到鎮江，便刮了多少地皮，卻往南京來送。如此裝運了三四回，還運不到十分之一。

恰好一回土包上齊了船之後，船便開行，卻遇了一陣狂風暴雨，那艙面的土包，一齊濕透了，慢慢的溶化起來。加之船上搭客，看見船上堆了那許多麻包，不知是些甚麼東西，挖破了看，看見是土，還以為土裡藏著甚麼呢，又要挖進去看，那窟窿便越挖越大；又有些是縫口時候，沒有縫好的，遇了這一陣狂風大雨，便溶化得一齊卸了下來，鬧得滿艙面都是泥漿。船主恨極了，叫了買辦來罵。買辦告訴他這是蘇州撫臺叫運往南京去的，外國人最是勢利，聽說是撫臺的東西，他就不敢多說了。一面叫人洗。那裡禁得黃豆般大的雨點，四面八方打過來，如何洗得乾淨，只好由他。等趕到南京時，天色還沒大亮。輪船剛靠了躉船，便有一班挑夫、車夫，以及客棧裡接客的，一齊擁上船來。有個喊的是「挑子要罷」，有個喊的是「車子要罷」，有兩個是「大觀樓啊」、「名利棧啊」，不道一律的聲猶未了，或是仰跌的，或是撲跌的。更有一班挑夫，手裡拿著扁擔扛棒，打在別人身上的；及至爬起來，立腳未定，又是一跌；那站得穩，不至於跌的，被旁邊的人一碰，也跌下去了。登時大亂起來。不上一會功夫，帶得滿艙裡面都是泥漿。

恰好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，附了船來，要到南京見制臺的。船到時，便換了行裝衣帽，預備登岸。這裡南京自然也有一班營弁接他的差，無奈到了船上，一個個都跌得頭暈眼花，到官艙裡稟見時，沒有一個不是泥蛋似的。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。不料出了官艙，一腳踏到外面，仰面就是一個跟斗，把他一半跌在裡面，一半跌在外面。嚇得一眾家人，連忙趕來攙扶。誰知一個站腳不穩，恰恰一跌，爬在提督身上，趕忙爬起來時，已被提督大罵不止。一面起來重新到艙裡去開衣箱換衣服，一根花翎幸而未曾跌斷。更衣既畢，方才出來。這回卻是戰戰兢兢的，低下頭一步一步的捱著走，不敢擺他那昂藏氣概了。那一班在艙外站班的，見他老人家出來，軍營裡的規矩，總是請一個安。誰知這一請安，又跌下了四五個人。那提督也不暇理會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躉船上，又從躉船上捱到碼頭上。這一回幸未隕越，方才上轎而去。

再說船上那些爛泥包兒，一個個多已癩了，用手提一提，便擠出無限泥漿，碼頭上小工都不肯搬。鬧了一會，船上買辦急了，通知了岸上巡防局，派了局勇到船上來彈壓，眾小工無奈，只得連拖帶拽的，起到躉船上。好好的一座躉船，又變成一隻泥船了。躉船上人急了，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。偏偏連日大雨不止，鬧得招商局碼頭，泥深沒踝。只這一下子，便鬧到怨聲載道，以後招商船也不肯裝運了，方才罷休。

且說惠撫臺在鎮江耽擱了兩天，游過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等名勝，便坐了官船，用小火輪拖帶，向蘇州進發。一面頒出紅諭，定期接印。蘇州那邊，合城文武，自然一體恭迎。在八旗會館備了行轅。撫臺接見過僚屬之後，次日便去拜前任撫臺，無非說幾句寒暄套話。到了接印那天，新撫臺傳諭，因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，就在行轅接印。舊撫臺便委了中軍，齎了撫臺印信及旗牌、令箭等，排齊了職事，送至八旗會館。新撫臺接印、謝恩、受賀等煩文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舊撫臺葉伯芬交過印之後，便到新撫臺惠錫五處辭行。坐談了一會，伯芬興辭。錫五道：「兄弟有一句臨別贈言的話，不知閣下可肯聽受？」伯芬當他是甚麼好話，連忙應道：「當得領教。」錫五道：「閣下到了新疆那邊，正好多參兩個藩司！」伯芬

聽了，不覺目定口呆，漲紅了臉，回答不上來，只好搭訕著走了。到了動身那天，錫五隻差人拿個片子去送行，伯芬也自覺得無味。這裡錫五卻又專人到京裡去和他兄弟受百商量，羅織了伯芬前任若干款，買出兩個都老爺參出去。有旨即交惠福查明復奏。他那復奏中，自然又加了些油鹽醬醋在裡面，葉伯芬便奉旨革職。可憐他萬里長征的到了新疆，上任不到半年，便碰了這一下子，好不氣惱！卻又無可出氣，只揀了幾十個屬員，有的沒的，出了些惡毒考語，繕成奏折，倒填日子，奏參出去，以泄其忿。等他交卸去了之後，過了若干日子，才奉了上諭：「葉某奏參某某等，著照所請，該部知道。」這一個大參案出了來，新疆官場，無不恨如切骨，無奈他已去的遠了，奈何他不得。只此一端，亦可見葉伯芬的為人了。

且說苟才自從署了巡道之後，因為是個短局，卻還帶著那籌防局、牙釐局的差使。署了兩個多月，新任藩臺到了，接過了印。那原任巡道，應該要回本任的了，因為制臺要栽培苟才，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揚道。傳見的時候，便說道：「老兄交卸藩篆下來，極應該就回本任。無奈揚州近日出了一起鹽務訟案，連鹽運司都被他們控到兄弟案下。兄弟意思要委員前去查辦。無奈此時第一要機密，若是委員前去，恐怕他們得了信息，倒查不出個實情來，並且兄弟意中，也沒有第二個能辦事的人，所以奉托辛苦一趟。務請到任之後，暗暗查訪，務得實情，以憑照辦。所有那訟案的公事，回來叫他們點查清楚，送過來就是了。」巡道受了這個米湯，自然是覺得感恩高厚，憲眷優隆了，奉了公事，便到署任去了。這裡苟才便安安穩穩署他的巡道。此時一班候補道見苟才的署缺變了個長局，便有許多鑽謀他的籌防局、牙釐局了；制臺也覺得說不過去，便委了別人。苟才雖然不高興，然而自己現成抓了印把子，也就罷了。

誰知這個當刻兒，又出了調動。那位兩江制臺調了直隸總督，並且有「迅速來京陛見」字樣；兩湖總督調了兩江。電報一到，那南京城裡的官場，忙了個奔走汗流，頓時稟賀的轎馬，把「兩江保障」、「三省鈞衡」兩面轅門，都塞滿了。制臺忙著交卸進京，照例是藩臺護理總督，巡道署理藩臺。苟才這一樂，登時就同成了天仙一般！雖然是看幾天印把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好處，面上上卻增了多少威風，因此十分得意。

誰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，名叫張福的，係湖北江夏人。他初署巡道時，正是氣燄初張的時候，那張福忽然偷了他一點甚麼東西，他便拿一張片子，叫人把張福送到首縣去叫辦，首縣便把張福打了兩百小板子，遞解回籍。張福是個在衙門公館當差慣了的人，自有他的路子，遞回江夏之後，他便央人薦到總督衙門文案委員趙老爺處做家人。他心中把苟才恨如徹骨，沒有事時，便把苟才送少奶奶給制臺的話，加點材料，對同事各人淋漓盡致的說起來，大家傳作新聞。久而久之，給趙老爺聽見了，便把張福叫上去問。張福見主人問到這一節，便盡情傾吐。趙老爺聽了，也當作新聞，茶餘酒後，未免向各同事談起。久而久之，連兩湖督憲都知道了，說南京道員當中有這麼一個人，還叫他署事，那吏治就可想了。加以他的大名叫得別緻，大家都叫別了，總是叫他「狗才」，所以一入耳之後，便不會忘記的。因此苟才的行為，久已在兩湖督憲洞鑒之中的了。

兩湖督憲奉了上諭，調補兩江之後，便料理交代，這邊的印務是奉旨交湖北巡撫兼署的。交代過後，便料理起程，坐了一號淺水兵輪，到了南京，頒出紅諭，定期接印。那時離原任總督交卸的日子，雖然不過十多天，然而苟才已經心滿意足了。卻是新制臺初到手時，各官到碼頭迎迓，新制臺見了苟才手版，心中已是一條刺；及至延見之時，不住的把雙眼向苟才釘住。苟才那裡知道這裡面的原委，還以為新制臺賞識他的相貌呢。

及至新制臺接印之後，苟才也交卸藩篆，仍回署任。不出三日之內，忽然新制臺一個札子下來，另委一個候補道去署淮揚道篆；卻飭令原署淮揚道，仍回巡道本任；現署巡道苟才，著另候差委。這麼一個札子下來，別人猶可，惟有苟才猶如打了個悶雷一般，正不知是何緣故。要想走走路子，無奈此時督轅內外各人，都已換了，重新交結起來，很要費些日子。有兩個新督憲奏調過來的人，明知他是紅的，要去結交他時，他卻有點像要理不理的樣子。苟才心中滿腹狐疑，無從打聽。不料新督憲到任三個月之後，照例甄別屬員，便把苟才插入當中，用了「行止齷齪，無恥之尤」八個字考語，把他參掉了。這一氣，把苟才氣的直跳起來！罵道：「從他到任之後，我統共不過見了他三次，他從那裡看見我的『行止齷齪』，從何知道我是『無恥之尤』！我這官司要和他到都察院裡打去！」罵了一頓，於事無濟，又不免拿家人僕婦去出氣。那些家人僕婦看見主人已經革職，便有點看不在眼裡的樣子。從前受了主人的罵，無非逆來順受；此時受罵，未免就有點退有後言了。何況他是借此出氣的，罵得不在理上，便有兩個借此推辭，另投別人的了。苟才也無可如何，回到上房，無非是唉聲歎氣。

還是姨媽有主意，說道：「自從我們把少奶奶送給前任制臺之後，也不曾得著他甚麼好處，他便走了。」苟才忙道：「可不是。早知道這樣，我不會留下，等送這一個！」姨媽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要送姨太太給他，也要探聽著他的脾氣，是對這一路的，才送得著；要是不對這一路的，送他也不受呢。」苟太太道：「罷，罷！我看他們男人們，沒有一個不對這一路的，隨便甚麼臭婊子都拿著當寶貝，何況是人家送的呢！」姨媽道：「你們都不知說些甚麼，我在這裡替你們打算正經事呢。大凡人總有一個情字，前任制臺白受了我們一位姨太太，我們並未得著他甚麼好處，他便走了。此時妹夫壞了功名，這邊是站不住的了。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，求求他，總應該有個下文。你們看我的話怎樣？」只這一句話，便提醒了苟才道：「是呀，我到天津伸冤去。」即日料理到北洋去。

正是：三窟未能師兔免，一枝尚欲學鷓鴣。不知苟才到北洋去後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